

起点中文网

起点中文网

起点中文网

起点中文网

起点中文网

吹灯 之 六银棺

同人

求道 著

探险惊魂

新盗墓——离奇的身世，诡异的能力。
张开双眼，我们看到——鬼！

鼎力首推全国大奖作品

珠海出版社

鬼吹灯 之 六银棺

求道 著

~ 探险惊魂 ~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六银棺 / 求道 著.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80689-834-5

I. 六… II. 求…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59726号

鬼吹灯同人之：六银棺

作 者：求道

终 审：吕唯唯

责任编辑：徐菁菁

策 划：上海新华传媒

发 行：上海新华传媒中盘事业部

文字编辑：朱新开

版式设计：阅读坊·张婷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邮 编：519001

印 刷：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20 字数：350千字

版 次：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89-834-5

定 价：27.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卷 天悬地葬

第一章 引子 三

第二章 七月半 七

第三章 鬼故事 十一

第四章 鬼钱 十五

第五章 探宝者 十八

第六章 银质悬棺 二十二

第七章 何姓老人 二十七

第八章 地道 三十一

第九章 盗洞 三十六

第十章 鬼打墙 四十

第十一章 阵法 四十四

第十二章 三个疑惑 四十八

第十三章 壁画 五十二

第十四章 食人鸟 五十六

第十五章 十悬棺 六十一

第十六章 绝境 六十五

第十七章 千年女尸 六十九



目 录

第十八章 颠峰时刻 七十三

第二章 诡异神殿 七十九

第一章 黑竹沟的传说 八十一

第二章 十年前的故事 八十五

第三章 鬼门关 八十九

第四章 死亡森林遇险 九十四

第五章 半夜惊魂 九十八

第六章 追命瘴气 一零三

第七章 夜宿 一零八

第八章 石虎 一一三

第九章 死尸 一一八

第十章 水晶矿洞 一二二

第十一章 巨蝠尸蛊 一二六

第十二章 老苗文 一三一

第十三章 冰屍 一三六

第十四章 选择 一四零

第十五章 生死门 一四五

第十六章 桃花源 一五零

第十七章	神秘杀手	一五五
第十八章	大气中的神秘生物	一五九
第十九章	秘道	一六三
第二十章	长明灯	一六八
第二十一章	蚩尤神像	一七三
第二十二章	四道门	一七七
第二十三章	宝藏！	一八一
第二十四章	地狱三头犬	一八六
第二十五章	逃命	一九一
第二十六章	水路	一九六
第二十七章	劫后余生	二零零
第二十八章	父母获救	二零四
第二十九章	逃出生天	二零九
第三卷	惊天之秘	二一七
第一章	惊天之秘（一）	二一九
第二章	惊天之秘（二）	二二三
第三章	尔虞我诈	二二九
第四章	抚仙湖	二三三

目 录



第五章	恶鬼	二三七
第六章	震惊	二四三
第七章	鬼墓	二四八
第八章	入水之前	二五二
第九章	水道	二五六
第十章	诡异千尸	二六一
第十一章	谜	二六六
第十二章	解谜	二七一
第十三章	箭道	二七六
第十四章	险死	二八零
第十五章	魔鬼花	二八五
第十六章	滇王棺	二九零
第十七章	黑煞	二九四
第十八章	惊魂一刻	二九八
第四卷	不死圣水	三零三
第一章	中国的《百慕大》	三零五
第二章	天若有情天亦老（终结篇）	三零九

第一卷 天是地葬

鬼吹灯
六银棺

第一章 引子

阴阳眼，能看穿鬼物，视常人不能视之物。

阴阳人，是指拥有阴阳眼的人，一般来说，拥有阴阳眼的人都比较厉害，命很硬。

“谢主任，真是对不起，我一定好好管教他。”殷离尘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自己本来就最讨厌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现在倒好，除去星期六、星期天，一个礼拜之内，来了学校五次，比上班还勤、还准时。这哪的事啊？

“殷先生，请你跟我出来一下，有点事找你商量。”谢主任面无表情地把殷离尘叫到了办公室外，“殷先生，我知道殷阳生同学是李局长直接调过来要求照顾的，但是……”谢主任支支吾吾的，仿佛有难言之隐。

“谢老师，这事是我们家长没教育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殷离尘一脸尴尬地笑着，一是这事确实是自己孩子不对，二是县官不如现管啊。

“殷先生，实在对不起，按照卓校长的意思，这个，那个，所以……”谢主任满脸尴尬地跟殷离尘嘀咕了几句。

“什么？劝退？”殷离尘楞住了，自家小子来这学校上学还不到两个月，怎么又要劝退啊？“谢主任，您看，您再想想办法……，回家我一定好好教育……”



不管殷离尘怎么说，这次学校是铁了心了，宁愿得罪李局长，也不要这孩子了。最后，殷离尘只有无奈地把孩子领回了家。

一回到家，阿香就走过来问道：“阿生今天又怎么啦？”说着，宠溺地摸了摸阿生的小脑袋。

“还能怎么的？还不是老样子，这次他更离谱了，以前都是说说学生，倒没什么，可这次，他居然说人家才来实习的一个女老师身边有个女婴儿，还天天带着！最近又在播什么鬼娃娃的鬼片，楞是把人家一个青春漂亮的女老师搞得神经衰弱，都打辞职报告了！”

听到爸爸这么说，殷阳生立刻从母亲的身后伸出个头来，“我真的看到朱老师身边拽着个小女孩啊，那小女孩天天都在哭！哭得好凄惨啊。老师说做人要诚实，我只是实话实说嘛。爸爸还凶我……”说着跑到阿香怀里哭开了。

“离尘，你知道，这事……其实不能怪阿生啊……”阿香幽幽地说。

从小，殷阳生就能看见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小时候，他从来不敢一个人睡觉，只要把他抱到大街上，他立刻就会指着没人的地方号啕大哭，老是说那些地方有奇怪的东西，上学后依然如此，搞得人心惶惶的，就没能在一所学校待满过一年。

“我也知道，但是，这已经是两年内换的第九所学校了！好像阿生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殷离尘烦躁地点了支烟，“虽然说全香港好几百所学校，一个学校上一个礼拜，初中也毕业了，但是，我们总不能老被拴在这啊，还工不工作了？前天，老李他们才说又发现个遗址，都催了我好几次了。”

自从五年前回到香港后，殷离尘夫妇就一天到晚东奔西跑地忙着考古，哪有时间天天为了这不到十岁的小家伙去学校开会啊。这不，为了这小家伙的事，已经快半年没有出去过了。

“嗯，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阿生估计是遗传了我的能力，可是，我小时候也没这么强的能力啊，最多觉得有异常，哪像他这样，都能清楚地看见了。”阿香又摸了摸阿生的小脑袋，她也担心从小看多了‘不干净’的东西，会对孩子的身体智力发育有影响。

“要不，我们去找找明叔？他认识的人多，路子广，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先暂时把阿生的能力封印住？反正你也不希望阿生再去冒险，等他长大后，就让他安心心地做他想做的事吧，他们这一代，重视的可是科学啊！”

“那好，就这么定了，我一会儿给明叔打个电话。”阿香沉默了一会儿，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第二天，殷离尘一家人早早地就来到了明叔的庄园，自从某件事后，明叔就再也没有找过女人，一生无儿无女，一直把阿香当女儿看待，还认了殷阳生做干孙子，所以对于殷家的到来，老爷子可是十分高兴的。

殷阳生也蛮喜欢来明爷爷这儿的，除了家里，这里是少数几个完全看不到那些奇怪东西的地方。

午饭过后，殷离尘和阿香带着殷阳生来到了静室，里面早就有两个人等着了，一人身穿中山装，虽然略显沧桑，但是一脸的刚毅。

殷阳生认识他，这是杨爷爷，姓什么忘了，听说在风水学、易经学的领域很有点名头。风水、易经，小小的阿生才不懂这些东西，之所以知道，那是因为，他的名字就是这杨爷爷取的，说什么“孤阴不长，孤阳不生”，于是，自己的名字最后就成了殷阳生，为这名字，殷阳生没少给好奇的小伙伴们解释过。

另一人身穿一身唐装，一缕白须，看起来很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所以阿生老是盯着他看，看到殷阳生盯着他看，那老爷爷也对着阿生笑了笑。

“阿生，妈妈要和爷爷谈点事，你先出去找虎子玩，好吗？”虎子是杨爷爷的孙子，从小就经常和阿生一起玩，所以殷阳生乖乖地点了点头，跑了出去。

坐定后，明叔先是向阿香夫妇俩介绍：“这位是杨叔的朋友，全真教的玄微道长，他可是有大能耐的人，你们的事我都和他说了。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问问他。”对于这个干孙子，明叔可也是十分着紧的。

全真教，殷离尘夫妇还是知道的，它创立于金代初年，创始人王喆（1112—1169）。王喆原名中孚，字允清，道号重阳子，又称王重阳，陕西咸阳大魏村人。全真道的宗旨要求个人内修的“真功”与救济社会的“真行”相结合。真功，就是所谓“明心见性”、“除情去欲”之类；真行，就是所谓“忍耻含垢”、“苦己利人”之类。二者双全，就叫全真。

王重阳的徒弟丘处机，于金、元两朝将全真教发扬到极至。丘处机曾言：“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后衰败，至清朝，龙门一宗在王常月的带领下，于北京白云观呈中兴之态。清末，再次式微，1912年，北京白云观成立了全真派的全国性组织“中央道教会”。只是不知这玄微道长是“全真”七支中的哪一支。

那玄微道长先是谦虚了一番，然后脸色严肃地对殷离尘夫妇说道：“你们真的要封印这小家伙的阴阳眼吗？这是天赐的能力，拥有阴阳眼的人，可是



学习阴阳道法的天才苗子，若让他学道，绝对事半功倍，封印了岂不可惜？”

“我们已经想得很清楚了，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缺，只想让孩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想，你也知道我们家先辈是干什么的，那可是摸金的！且不说现在国家禁止，就是不禁止，那也是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职业。我和阿香现在考古，就是为了偿还先辈们和自己以前犯下的错，我们不希望孩子再经历什么风险了。”殷离尘坚定地说道。

玄微道长看了看明叔，又看了看阿香，见他们都没有表示，于是也只能叹了口气说道：“好吧，还好你们请的是我，要是龙虎山或者茅山的道友，估计他们怎么也会缠着收你儿子为徒的。阴阳眼可真的不好找啊！”

这倒是实话，由于社会的压力，很多小孩就算有阴阳眼，父母也会把这当作秘密，叫他们不要乱说。解放前更惨，有的直接被当作“鬼娃”烧死。

把殷阳生叫了进来，玄微道长最终还是忍不住最后问了次：“小朋友，爷爷要给你施个法术，施法过后，你就再也不能看到那些奇怪的东西了，你愿意吗？”

一听说可以不用看到那些可怕的东西，殷阳生的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玄微道长见了，也只能长叹一声，不再说话了。

听从父母的话，殷阳生乖乖地躺到地上，只见那白胡子老爷爷走了过来，也不知道他嘴巴里“嘀嘀咕咕”的念叨了些什么，最后，一指向殷阳生的额头点来，阿生只见那手指居然闪着淡淡的金光，然后就昏迷了过去。

第二章 七月半

“阿生，考得怎么样？来，给我看看。”一只手不客气地从我身旁伸了过来，一把就将我的中五会考成绩单抢了过去。

“还能怎么样，老样子呗！”

虽然我可以很轻易地就躲闪过去，但是我没那么做，一来是没心情，二来一听声音就知道是虎子这家伙。

“哇？老大，不是吧？你怎么混得比我还惨啊？就地理和历史及格了，我看看，还都是90几分，别的科全是30到50分之间，你也太天才了吧？等等，你英语怎么都没及格？平时你英语不是说的很顺溜吗？哈哈，59分，你也真够霉的！”

我白了这幸灾乐祸的小子一眼，没理他。或许是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因子”吧，从小，我就对数学、化学、物理这些没兴趣，反而对地理、历史、古文，甚至机关武器什么的杂学很感兴趣。

由于我五岁前都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英语口语一直是我的强项，可是，那讨厌的语法，我是十窍通了九窍——一窍不通，偏偏笔试考语法的题最近增多了。所以，这个英语成绩，也就挣扎在及格线上下。

其实，我一直都对风水这一块比较有兴趣，而且我知



道，明爷爷和胡叔叔都有点神秘，风水、周易什么的，他们都懂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始终不肯教我。这东西，没人教，靠网上那点东西，谁要是能学会，那才真是太有才了。所以我最后也只有放弃了。

反倒是我旁边这个瘦猴样的家伙，还真的懂点风水方面的知识，这家伙和我从小玩到大，五岁就号称会算命，不过依我看，那多半是他去揩人家小妹妹油的把戏而已。他爷爷杨老先生虽然是风水界的大师，可从来没听说会算命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群众的盲从心理还是很严重的，这小子靠着他爷爷的招牌和自己那张能把死人说活的嘴，还真把上了几个小妹妹。要是他爷爷知道他的名声被他这么使用，不知道会不会吐血而亡。

想起这小子的名字，我就想笑，杨爷爷也不知道请教了哪位相学大师，在他一生下来就断定，这小子小财可以发点，但是命不够硬，受不起大财，到了最后，给这小子起的名字是杨一。说是“十取其一”的意思，更深的意义我就不清楚了。

为这名字，杨一没少被大家嘲笑，“杨一毛”一直是他的外号，直到他想到用算命骗妹妹开始，大家才开始叫他‘杨半仙’，似乎他自己也挺满意这名字的，从来都是有叫必答。而且，他妈妈看他小时候长得结实，虎头虎脑的，给他起的小名是虎子。没想到长大后，长成了这瘦猴样，刚一米七的身高，单薄的好像风一吹就能上天。

“对了，阿生，你接下来准备干什么去？”虎子难得认真地问道，由于从小就被家里要求学说普通话，所以我和虎子对话一般都是用的普通话。

“还能干什么？你也知道，就我们俩这成绩，根本就不可能参加中六考试，反正我也十八岁了，明爷爷已经给我安排好了，后天就去体检，成的话就去当两年兵再说，总不能混着啊，你呢？”对于好朋友的去向，我还是很关心的。

“我？还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不过也对啊，你这一米八三的身高，长得又帅又壮，当兵肯定没问题，那就先祝贺你啦！”看着虎子眼睛里的一抹落寞，我知道是为什么，但却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毕竟，身体是父母给的，想变也变不了。

回到家，父母如同往常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也不知道跑哪考古去了。都已经快半年没见过他们了，还真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父母。十四岁前都是请的周阿姨在照顾我，十四岁后基本就是我自己一个人过了。只是不知道我

参军前他们能否回来一次。

参军的头一天，父母好歹还是回来了，虽然他们回来的比较少，但是看着他们慈爱的眼神，我的心里还是暖洋洋的。

回来后，父亲看着我，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是却次次都欲言又止，这让我有点奇怪，父亲平时的性格很直爽啊，和我也是有什么就谈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但是我也没多想，继续准备着行李，而父亲不知何时回了他的书房。

“阿生，叫爸爸出来吃饭了。”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来。

“好的。”我站起来向书房走去，父亲的书房隔音效果很好。

推开书房的门，父亲似乎没想到我会进来，显得有些慌乱，似乎努力地想掩饰什么东西，但是我的眼睛可很好使，早看清楚了，那是个半个巴掌大、银色的棺材样东西。奇怪，父亲拿这东西干什么？不过我也没深想。

“爸，吃饭了。”

“哦，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马上来。”尽管父亲装作很镇静的样子，可是我还是从他眼里看到了一丝莫名的慌乱。

转过身，从落地玻璃窗上，我发现父亲的嘴唇张了张，似乎想说什么，但是最后还是闭上了。摇了摇头，我走了出去。

晚饭时，我们一家人倒也难得的其乐融融。

饭后，母亲给了我一个护身符，虽然不知道里面包的是什，但是看着上面那略显粗糙的线，我知道，这东西肯定是母亲亲手缝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体检和政审都很顺利，按理说，原籍士兵是不能在当地当兵的。也不知道明爷爷通了多大的关系，我居然顺利地成了驻港部队的一名新兵。

新兵训练的半年时间，尽管伙食不怎么样，但由于锻炼的原因，我不但没瘦，而且还长高了两厘米，看上去更加强壮了。

分兵的时候，我居然被分到了海边的一个哨卡，对面就是深圳，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这种地方，应该是海军管的吧？

哨卡不大，一共就八个人，班长是个叫做老胡的家伙，他是四川人，说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到后来，大家都熟悉了，也能听懂四川话的时候，他干脆不说普通话了，天天都用四川话在那说着。

香港的白天就是香港人的夜晚，而夜晚就是他们醒过来的时候。



由于香港就这么大点地儿，每天晚上，城市里都灯火通明的，对面的深圳也是。我的军旅生涯就这样平淡地过着，除了每天的拉练，以及不怎么可口的食物，别的一切都好，既没有想象中的惊险，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一点。这天晚上，夜班岗的名单下来了，我和新兵刘刚，外号“刘大胆”，还有个叫罗毅的老兵值10点到2点的夜班，口令是“保家”，回令是“回家”。尽管口令我从来就没见用过。

早就没有初次巡逻的兴奋和紧张感了，我们三人背着枪，草草地巡逻了两圈，就聚集在离哨卡不远的一块礁石上了，这块礁石挺大，我们没事的时候挺喜欢在这上面吹着海风聊天的。

“嗯，今晚的月亮怎么这么亮？”这一坐下来，我才发现，今晚的月亮又圆又大，照得地上纤毫必现。

“你不知道？今天可是十五啊，阿生，你前天才值过夜班吧？”罗毅随口说道，眼神似乎有点奇怪。

“嗯，是啊，今天老胡说他不舒服，叫我和他换一下的。”我搞不清楚罗毅怎么想起问这个。

“按我们那边的习惯，今天正好是阴历的七月十五！民间说‘七月半，鬼乱串’，正是鬼门关打开的时候。”这时，一片乌云飘过，把月光挡了一下。

等乌云过后，只见罗毅的脸正对着我，在银白色的月光下，他的脸显得很苍白，配上那奇怪的眼神，显得诡异莫名。

第三章 鬼故事

我的心里“突”地一下，差点就反射性地一拳击出了，还好，军队中练出来的意志让我立刻忍住了。

“啪”的一声，罗毅浑身一哆嗦，转头望去，原来却是刘刚拍了下罗毅的肩膀，“得了吧，什么鬼不鬼的，我就从来不信那玩意儿，不就是老胡那家伙胆小，想偷次懒嘛，大老爷们的，怕这个，真丢咱当兵的脸。你说是吧？阿生？”

这时候就是狗熊估计也得挺起身子，“那当然，咱当兵的人还能怕这个？”

“看不出来阿生也是个纯爷们，反正现在也无聊，那咱们来比比谁的胆子大。”罗毅这时候也跑来凑热闹。

“好，你说怎么比？”刘刚可是外号“刘大胆”的。

“我们大家一人说个鬼故事，谁要是被吓到了，或者没故事说了，就算输，明天的烟钱就得包了。”罗毅这大烟鬼看来早就打好了主意。

于是，我们把枪放在地上，大家开始说起鬼故事来，既然是罗毅提起的，自然是他先说，没一会，罗毅就说完了，刘刚也抢着说了个，最后才轮到我，我也说了一个，毕竟是部队出来的人了，大家都没被吓着，于是，又开始下一轮。



也不知道过了几轮了，又一次轮到我，我实在是想不起什么好的鬼故事了，但是想不出又要给烟钱，最主要的，是不能输。我想了想，突然想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于是我开始说了起来：

“你们可能不知道，香港闹鬼的地方很多，不过讲到最著名的闹鬼地点，还要算是港岛南端，现在华富对落的岸边，一条叫瀑布湾的地方。那里离我们这可不远哦。”罗毅和刘刚都是一脸不在乎的样子。

“瀑布湾处真的有一个小瀑布，清代不少商船及海盗都曾到那里取过食水。相传，海盗常在那里杀害村民。于是，从三十多年前开始，那里便陆续有怪事发生。”我故意顿了顿，扫了他们一眼，然后继续说下去，

“华富不少居民都说，每年都会有一小童在瀑布下溺死，像是水鬼找替身。这传闻又确实不能不信，因为及至90年代，每隔一两年真的有小童在那里无故溺毙，而且都死在瀑布前的浅水小溪。”我的声音低沉了，

“由于死亡事件如诅咒般，就连政府早前也信了这邪，把由公园通往瀑布分滩的门锁上，但依然有小童爬过闸门在同一地点溺毙。谁也不知道这是诅咒，还是巧合。”这时候罗毅和刘刚听得认真一点了，我继续说，

“但是，我想，这不是巧合，如果你们有留意报纸，就会知道，昨天早上又有一个初中生在那里溺死！”说到这，我故意把两眼圆瞪，舌头露出，想吓一吓罗毅，因为下一个该他了。

没想到罗毅笑了笑，说道：“阿生，想吓我啊？还早着呢，你知道我们待的这地方是什么地方不？”

“不知道，怎么了？难不成是坟山？”见罗毅没有反应，我顿时失去了兴趣。

“坟山？嘿嘿，这里可比坟山厉害多了！这里就是以前没回归的时候，那些偷渡客门登岸的好地点之一！从古至今，不说水下淹死了多少，光是被巡逻队打死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嘿嘿，搞不好，你下面就有一群死尸呢！”罗毅故意把声调弄得怪怪的。

我却觉得有股凉风吹过似的，不舒服了起来，左右看了看，虽然四周一切如常，但是我却总觉得多了种诡异的感觉，仿佛黑暗中正有无数的眼睛在盯着我们一样。

“哈哈，你们的脸色都变了，明天的烟钱看来有了。”罗毅得意地笑道。

“放屁，你说谁变脸色了？”刘刚豁地一下站了起来，他可是号称刘大